

封神演义



《封神演义》是一部具有深远影响力的明代长篇神魔小说。以下是关于它及其作者的介绍：### 《封神演义》介绍 - **成书时间**：约为明代隆庆、万历年间。 - **主要内容**：全书一百回，以武王伐纣、商周易代的...事为主体。前三十回主要描写商纣王的暴戾无道，如在女娲宫进香时亵渎女娲娘娘，强征苏妲己为妃，在妲己蛊惑下设炮烙等酷刑，杀害大批忠臣良将等。后七十回着重写商周战争，众多神魔形象纷纷登场，相助双方进行斗

佚名

目 录

- 第一回 纣王女娲宫进香
- 第二回 冀州侯苏护反商
- 第三回 姬昌解围进妲己
- 第四回 恩州驿狐狸死妲己
- 第五回 云中子进剑除妖
- 第六回 纣王无道造炮烙
- 第七回 费仲计废姜皇后
- 第八回 方弼方相反朝歌
- 第九回 商容九间殿死节
- 第十回 姬伯燕山收雷震
- 第十一回 羑里城囚西伯侯
- 第十二回 陈塘关哪吒出世
- 第十三回 太乙真人收石矶
- 第十四回 哪吒现莲花化身
- 第十五回 昆仑山子牙下山
- 第十六回 子牙火烧琵琶精
- 第十七回 苏妲己置造蚕盆
- 第十八回 子牙谏主隐磻溪
- 第十九回 伯邑考进贡赎罪
- 第二十回 散宜生私通货尤
- 第二十一回 文王夸官逃五关
- 第二十二回 西伯侯文王吐子
- 第二十三回 文王夜梦飞熊兆
- 第二十四回 渭水文王聘子牙
- 第二十五回 苏妲己请妖赴宴
- 第二十六回 妲己设计害比干
- 第二十七回 太师回兵陈十策
- 第二十八回 子牙兵伐崇侯虎
- 第二十九回 斩侯虎文王托孤
- 第三十回 周纪激反武成王
- 第三十一回 闻太师驱兵追袭
- 第三十二回 黄天化潼关会父
- 第三十三回 黄飞虎泗水大战
- 第三十四回 飞虎归周见子牙

第三十五回 晁田兵探西岐事
第三十六回 张桂芳奉诏西征
第三十七回 姜子牙一上昆仑
第三十八回 四圣西岐会子牙
第三十九回 姜子牙冰冻岐山
第四十回 四天王遇丙灵公
第四十一回 闻太师兵伐西岐
第四十二回 黄花山收邓辛张陶
第四十三回 闻太师西岐大战
第四十四回 子牙魂游昆仑山
第四十五回 燃灯议破十绝阵
第四十六回 广成子破金光阵
第四十七回 公明辅佐闻太师
第四十八回 陆压献计射公明
第四十九回 王失陷红沙阵
第五十回 三姑计摆黄河阵
第五十一回 子牙劫营破闻仲
第五十二回 绝龙岭闻仲归天
第五十三回 邓九公奉敕西征
第五十四回 土行孙立功显耀
第五十五回 土行孙归伏西岐
第五十六回 子牙设计收九公
第五十七回 冀州侯苏护伐西岐
第五十八回 子牙西岐逢吕岳
第五十九回 殷洪下山收四将
第六十回 马元下山助殷洪
第六十一回 太极图殷洪绝命
第六十二回 张山李锦伐西岐
第六十三回 申公豹说反殷郊
第六十四回 罗宣火焚西岐城
第六十五回 殷郊岐山受犁锄
第六十六回 洪锦西岐城大战
第六十七回 姜子牙金台拜将
第六十八回 首阳山夷齐阻兵
第六十九回 孔宣兵阻金鸡岭
第七十回 准提道人收孔宣

第七十一回 姜子牙三路分兵
第七十二回 广成子三谒碧游宫
第七十三回 青龙关飞虎折兵
第七十四回 哼哈二将显神通
第七十五回 土行孙盗骑陷身
第七十六回 郑伦捉将取汜水
第七十七回 老子一气化三清
第七十八回 三教会破诛仙阵
第七十九回 穿云关四将被擒
第八十回 杨任下山破瘟司
第八十一回 子牙潼关遇痘神
第八十二回 三教大会万仙阵
第八十三回 三大师收狮象吼
第八十四回 子牙兵取临潼关
第八十五回 邓芮二侯归周主
第八十六回 渑池县五岳归天
第八十七回 土行孙夫妻阵亡
第八十八回 武王白鱼跳龙舟
第八十九回 纣王敲骨剖孕妇
第九十回 子牙捉神荼郁垒
第九十一回 蟠龙岭烧鄂文化
第九十二回 杨戩哪咤收七怪
第九十三回 金咤智取游魂关
第九十四回 文焕怒斩殷破败
第九十五回 子牙暴纣王十罪
第九十六回 子牙发柬擒妲己
第九十七回 摘星楼纣王自焚
第九十八回 周武王鹿台散财
第九十九回 姜子牙归国封神
第一百回 武王封列国诸侯

古风一首：

混沌初分盘古先，太极两仪四象悬。
子天丑地人寅出，避除兽患有巢贤。
燧人取火免鲜食，伏羲画卦阴阳前。
神农治世尝百草，轩辕礼乐婚姻联。
少昊五帝民物阜，禹王治水洪波蠲。
承平享国至四百，桀王无道乾坤颠，
日纵妹喜荒酒色，成汤造亳洗腥膻，
放桀南巢拯暴虐，云霓如愿后苏全。
三十一世传殷纣，商家脉络如断弦：
紊乱朝纲绝伦纪，杀妻诛子信谗言，
秽污宫闱宠妲己，蚕盆炮烙忠贞冤，
鹿台聚敛万姓苦，愁声怨气应障天，
直谏剖心尽焚炙，孕妇剝剔朝涉歼，
崇信奸回弃朝政，屏逐师保性何偏，
郊社不修宗庙废，奇技淫巧尽心研，
昵此罪人乃罔畏，沉酗肆虐如鸱鸢。
西伯朝商囚羑里，微子抱器走风湮。
皇天震怒降灾毒，若涉大海无渊边。
天下荒荒万民怨，子牙出世人中仙，
终日垂丝钓人主，飞熊入梦猎岐田，
共载归周辅朝政，三分有二日相沿。
文考未集大勋没，武王善述日干干。
孟津大会八百国，取彼凶残伐罪愆。
甲子昧爽会牧野，前徒倒戈反回旋。
若崩厥角齐稽首，血流漂杵脂如泉。
戒衣甫着天下定，更于成汤增光妍。
牧马华山示偃武，开我周家八百年。
太白旗悬独夫死，战亡将士幽魂潜。
天挺人贤号尚父，封神坛上列花笺，
大小英灵尊位次，商周演义古今传。

成汤乃黄帝之后也，姓子氏。初，帝尝次妃简狄祈于高禘，有玄鸟之祥，遂生契。契事唐虞为司徒，教民有功，封于商。传十三世生太乙，是为成汤；闻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是个大贤，实时以币帛，三遣使往聘之，而不敢用，进之于天子。桀王无道，信谗逐贤，而不能
用，复归之于汤。后桀王日事荒淫，杀直臣关龙逢，众庶莫敢直言；汤使人哭之。桀王怒，囚汤于夏台。后汤得释而归国。出郊，见人张网四面而祝之曰：“从天坠者，从地出者，从四方来者，皆罹吾网！”汤解其三面，止置一面，更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乃入吾网！”汉南闻之曰：“汤德至矣！”归之者四十余国。桀恶日暴，民不聊生。伊

尹乃相汤伐桀，放桀于南巢。诸侯大会，汤退而就诸侯之位。诸侯皆推汤为天子。于是汤始即位，都于亳。元年乙未，汤在位，除桀虐政，顺民所喜，远近归之。因桀无道，大旱七年，成汤祈祷桑林，天降大雨。又以庄山之金铸币，救民之命。作乐“大濩”，濩者护也，言汤宽仁大德，能救护生民也。在位十三年而崩，寿百岁，享国六百四十年，传至商受而止：

成汤太甲沃丁太庚小甲雍己

太戊仲丁外壬河亶甲 祖乙祖辛

沃甲祖丁南庚阳甲盘庚小辛

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廩辛庚丁

武乙太丁帝乙纣王

纣王乃帝乙之三子也。帝乙生三子：长曰微子启；次曰微子衍；三曰寿王。因帝乙游于御园，领众文武玩赏牡丹，因飞云阁塌了一梁，寿王托梁换柱，力大无比；因首相商容、上大夫梅伯、赵启等上本立东宫，乃立季子寿王为太子。后帝乙在位三十年而崩，托孤与太师闻仲，随立寿王为天子，名曰纣王，都朝歌。文有太师闻仲，武有镇国武成王黄飞虎；文足以安邦，武足以定国。中宫元配皇后姜氏，西宫妃黄氏，馨庆宫妃杨氏；三宫后妃，皆德性贞静，柔和贤淑。纣王坐享太平，万民乐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四夷拱手，八方宾服，八百镇诸侯尽朝于商——有四路大诸侯率领八百小诸侯，东伯侯姜桓楚，居于东鲁，南伯侯鄂崇禹，西伯侯姬昌，北伯侯崇侯虎；每一镇诸侯领二百镇小诸侯，共八百镇诸侯属商。

纣王七年，春二月，忽报到朝歌，反了北海七十二路诸侯袁福通等。太师闻仲奉敕征北。不题。一日，纣王早朝登殿，设聚文武。但见：

瑞靄纷纭，金銮殿上坐君王；祥光缭绕，白玉阶前列文武。沉檀八百喷金炉，则见那珠帘高卷；兰麝氤氲笼宝扇，且看他雉尾低回。

天子问当驾官：“有奏章出班，无事朝散。”言未毕，只见右班中一人出班，俯伏金阶，高擎牙笏，山呼称臣：“臣商容待罪宰相，执掌朝纲，有事不敢不奏。明日乃三月十五日，女娲娘娘圣诞之辰，请陛下驾临女娲宫降香。”王曰：“女娲有何功德，朕轻万乘而往降香？”商容奏曰：“女娲娘娘乃上古神女，生有圣德。那时共工氏头触不周山，天倾西北，地陷东南；女娲乃采五色石，炼之以补青天，故有功于百姓。黎庶立禋祀以报之。今朝歌祀此福神，则四时康泰，国祚绵长，风调雨顺，灾害潜消。此福国庇民之正神，陛下当往行香。”王曰：“准卿奏章。”纣王还宫。旨意传出；次日天子乘辇，随带两班文武，往女娲宫进香。——此一回纣王不来还好，只因进香，惹得四海荒荒，生民失业。正所谓：“漫江撒下钩和线，从此钓出是非来。”怎见得，有诗为证：

天子銮舆出凤城，旌旄瑞色映簪缨。龙光剑吐风云色；赤羽幢摇日月精。

堤柳晓分僊掌露；溪花光耀翠裘清。欲知巡幸瞻天表，万国衣冠拜圣明。

驾出朝歌南门，家家焚香设火，户户结彩铺毡。三千铁骑，八百御林，武成王黄飞虎保驾，满朝文武随行。前至女娲宫。天子离辇，上大殿，香焚炉中；文武随班拜贺毕。纣王观看殿中华丽。怎见得：

殿前华丽，五彩金妆；金童对对执旛幢；玉女双双捧如意。玉钩斜挂，半轮新月悬空；宝帐婆娑，万对彩鸾朝斗。碧落床边，俱是舞鹤翔鸾；沉香宝座，造就走龙飞凤。飘飘奇彩异寻常，金炉瑞靄：袅袅祯祥腾紫雾，银烛辉煌。君王正看行宫景，一阵狂风透胆寒。

纣王正看此宫殿宇齐整，楼阁丰隆，忽一阵狂风，卷起幔帐，现出女娲圣像，容貌端丽，瑞彩翩跹，国色天姿，婉然如生；真是蕊宫仙子临凡，月殿嫦娥下世。古语云：“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国之将亡，必有妖孽。”纣王一见，神魂飘荡，陡起淫心。自思：朕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纵有六院三宫，并无有此艳色。王曰：“取文房四宝。”侍驾官忙取将来，献与纣王。天子深润紫毫，在行宫粉壁之上作诗一首：

“凤鸾宝帐景非常，尽是泥金巧样妆。曲曲远山飞翠色；翩翩舞袖映霞裳。

梨花带雨争娇艳；芍药笼烟骋媚妆。但得妖娆能举动，取回长乐侍君王。”

天子作毕，只见首相商容启奏曰：“女娲乃上古之正神，朝歌之福主。老臣请驾拈香，祈求福德，使万民乐业，雨顺风调，兵火宁息。今陛下作诗褻渎圣明，毫无虔敬之诚，是获罪于神圣，非天子巡幸祈请之礼。愿主公以水洗之。恐天下百姓观见，传言圣上无有德政耳。”王曰：“朕看女娲之容有绝世之姿，因作诗以赞美之，岂有他意？卿毋多言。况孤乃万乘之尊，留与万姓观之，可见娘娘美貌绝世，亦见孤之遗笔耳。”言罢回朝。文武百官默默点头，莫敢谁何，俱钳口而回。有诗为证：

凤辇龙车出帝京，拈香厘祝女中英；只知祈福黎民乐，孰料吟诗万姓惊。

目下狐狸为太后；眼前豺虎尽簪缨。上天垂象皆如此，徒令英雄叹不平。

天子驾回，升龙德殿。百姓朝贺而散。时逢望辰，三宫妃后朝君：中宫姜后，西宫黄妃，馨庆宫杨妃，朝毕而退。按下不表。

且说女娲娘娘降诞，三月十五日往火云宫朝贺伏羲、炎帝、轩辕三圣而回，下得青鸾，坐于宝殿。玉女金童朝礼毕，娘娘猛抬头，看见粉壁上诗句，大怒骂曰：“殷受无道昏君，不想修身立德以保天下，今反不畏上天，吟诗褻我，甚是可恶！我想成汤伐桀而王天下，享国六百余年，气数已尽；若不与他个报应，不见我的灵感。”即唤碧霞童子驾青鸾往朝歌一回。不题。

却说二位殿下殷郊、殷洪来参谒父王——那殷郊后来是“封神榜”上“值年太岁”；殷洪是“五谷神”：皆有名神将。正行礼间，顶上两道红光冲天。娘娘正行时，被此气挡住云路；因望下一看，知纣王尚有二十八年气运，不可造次，暂回行宫，心中不悦。唤彩云童儿把后宫中金葫芦取来，放在丹墀之下；揭起芦盖，用手一指。葫芦中有一道白光，其大如线，高四五丈有余。白光之上，悬出一首幡来，光分五彩，瑞映千条，名曰“招妖幡”。不一时，悲风飒飒，惨雾迷漫，阴云四合，风过数阵，天下群妖俱到行宫听候法旨。娘娘吩咐彩云：“着各处妖魔且退；只留轩辕坟中三妖伺候。”三妖进宫参谒，口称：“娘娘圣寿无疆！”这三妖一个是千年狐狸精，一个是九头雉鸡精，一个是玉石琵琶精，俯伏丹墀。娘娘曰：“三妖听吾密旨：成汤望气黯然，当失天下；凤鸣岐山，西周已生圣主。天意已定，气数使然。你三妖可隐其妖形，托身宫院，惑乱君心；俟武王伐纣，以助成功，不可残害众生。事成之后，使你等亦成正果。”娘娘吩咐已毕，三妖叩头谢恩，化清风而去。正是：狐狸听旨施妖术，断送成汤六百年。有诗为证，诗曰：

三月中旬驾进香，吟诗一首起飞殃。只知把笔施才学，不晓今番社稷亡。

按下女娲娘娘吩咐三妖，不题。

且言纣王只因进香之后，看见女娲美貌，朝暮思想，寒暑尽忘，寝食俱废，每见六院三宫，真如尘饭土羹，不堪谛视；终朝将此事不放心怀，郁郁不乐。一日驾升显庆殿，时有常随在侧。纣王忽然猛省，着奉御宣中谏大夫费仲。——乃纣王之幸臣；近因闻太师仲，奉敕平北海，大兵远征，戍外立功，因此上就宠费仲、尤浑二人。此二人朝朝蠹惑圣聪，谗言献媚，纣王无有不从。

大抵天下将危，佞臣当道。——不一时，费仲朝见。王曰：“朕因女娲宫进香，偶见其颜艳丽，绝世无双，三宫六院，无当朕意，将如之何？卿有何策，以慰朕怀？”费仲奏曰：“陛下乃万乘之尊，富有四海，德配尧、舜，天下之所有，皆陛下之所有，何思不得，这有何难。陛下明日传一旨，颁行四路诸侯：每一镇选美女百名以充王庭。何忧天下绝色不入王选乎。”纣王大悦：“卿所奏甚合朕意。明日早朝发旨。卿且暂回。”随即命驾还宫。毕竟不知此后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诗曰：

丞相金銮直谏君，忠肝义胆孰能群。早知侯伯来朝觐，空费倾葵纸上文。

话说纣王听奏大喜，实时还宫。一宵经过。次日早朝，聚两班文武朝贺毕。纣王便问当驾官：“即传朕旨意，颁行四镇诸侯，与朕每一镇地方拣选良家美女百名，不论富贵贫贱，只以容貌端庄，情性和婉，礼度贤淑，举止大方，以充后宫役使。”天子传旨未毕，只见左班中一人应声出奏，俯伏言曰：“老臣商容启奏陛下：君有道则万民乐业，不令而从。况陛下后宫美女，不啻千人，嫔御而上，又有妃后。今劈空欲选美女，恐失民望。臣闻：‘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此时水旱频仍，乃事女色，实为陛下不取也。故尧、舜与民偕乐，以仁德化天下，不事干戈，不行杀伐，景星耀天，甘露下降，凤凰止于庭，芝草生于野；民丰物阜，行人让路，犬无吠声，夜雨昼晴，稻生双穗；此乃有道兴隆之象也。今陛下若取近时之乐，则目眩多色，耳听淫声，沉湎酒色，游于苑囿，猎于山林，此乃无道败亡之象也。老臣待罪首相，位列朝纲，侍君三世，不得不启陛下。臣愿陛下：进贤，退不肖，修行仁义，通达道德，则和气贯于天下，自然民富财丰，天下太平，四海雍熙，与百姓共享无穷之福。况今北海干戈未息，正宜修其德，爱其民，惜其财费，重其使令，虽尧、舜不过如是；又何必区区选侍，然后为乐哉？臣愚不识忌讳，望祈容纳。”纣王沉思良久：“卿言甚善，朕即免行。”言罢，群臣退朝，圣驾还宫。不题。

不意纣王八年，夏四月，天下四大诸侯率领八百镇朝觐于商。那四镇诸侯乃东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西伯侯姬昌，北伯侯崇侯虎。天下诸侯俱进朝歌。此时太师闻仲不在都城，纣王宠用费仲、尤浑。各诸侯俱知二人把持朝政，擅权作威，少不得先以礼贿之以结其心，正所谓：“未去朝天子，先来谒相公。”内中有位诸侯，乃冀州侯，姓苏名护，此人生得性如烈火，刚方正直，那里知道奔竞夤缘；平昔见稍有不公不法之事，便执法处分，不少假借，故此与二人俱未曾送有礼物。也是合当有事，那日二人查天下诸侯俱送有礼物，独苏护并无礼单，心中大怒，怀恨于心。不题。

其日元旦吉晨，天子早朝，设聚两班文武，众官拜贺毕。黄门官启奏陛下：“今年乃朝贺之年，天下诸侯皆在午门外朝贺，听候玉音发落。”纣王问首相商容，容曰：“陛下止可宣四镇首领臣面君，采问民风土俗，淳庞浇竞，国治邦安；其余诸侯俱在午门外朝贺。”天子闻言大悦：“卿言极善。”随命黄门官传旨：“宣四镇诸侯见驾，其余午门朝贺。”

话说四镇诸侯整齐朝服，轻摇玉佩，进午门，行过九龙桥，至丹墀，山呼朝拜毕，俯伏。王慰劳曰：“卿等与朕宣猷赞化，抚绥黎庶，镇摄荒服，威远宁迓，多有勤劳，皆卿等之功耳。朕心喜悦。”东伯侯奏曰：“臣等荷蒙圣恩，官居总镇。臣等自叨职掌，日夜兢兢，常恐不克负荷，有辜圣心；纵有犬马微劳，不过臣子分内事，尚不足报涓涯于万一耳，又何劳圣心垂念！臣等不胜感激！”天子龙颜大喜，命首相商容、亚相比干于显庆殿治宴相待。四臣叩头谢恩，离丹墀前至显庆殿，相序筵宴。不题。

天子退朝至便殿，宣费仲、尤浑二人，问曰：“前卿奏朕，欲令天下四镇大诸侯进美女，朕欲颁旨，又被商容谏止；今四镇诸侯在此，明早召入，当面颁行，俟四人回国，以便拣选进献，且免使臣往返。二卿意下若何？”费仲俯伏奏曰：“首相谏止采选美女，陛下当日容纳，即行停旨，此美德也。臣下共知，众庶共知，天下景仰。今一旦复行，是陛下不足以取信于臣民，切为不可。臣近访得冀州侯苏护有一女，艳色天姿，幽闲淑性，若选进宫帟，随侍左右，堪任役使。况选一

人之女，又不惊扰天下百姓，自不动人耳目。”纣王听言，不觉大悦：“卿言极善！”即命随侍官传旨：“宣苏护。”使命来至馆驿传旨：“宣冀州侯苏护商议国政。”苏护即随使命至龙德殿朝见，礼毕，俯伏听命。王曰：“朕闻卿有一女，德性幽闲，举止中度。朕欲选侍后宫。卿为国戚，食其天禄，受其显位，永镇冀州，坐享安康，名扬四海，天下莫不欣羨。卿意下如何？”苏护听言，正色而奏曰：“陛下宫中，上有后妃，下至嫔御，不啻数千。妖冶妩媚，何不足以悦王之耳目？乃听左右谗谀之言，陷陛下于不义。况臣女蒲柳陋质，素不谙礼度，德色俱无足取。乞陛下留心邦本，连斩此进谗言之小人，使天下后世知陛下正心修身，纳言听谏，非好色之君，岂不美哉！”纣王大笑曰：“卿言甚不谙大体。自古及今，谁不愿女作门楣。况女为后妃，贵敌天子；卿为皇亲国戚，赫奕显荣，孰过于此！卿毋迷惑，当自裁审。”苏护闻言，不觉厉声言曰：“臣闻人君修德勤政，则万民悦服，四海景从，天禄永终。昔日有夏失政，淫荒酒色；惟我祖宗不迓声色，不殖货财，德懋懋官，功懋懋赏，克宽克仁，方能割正有夏，彰信兆民，邦乃其昌，永保天命。今陛下不取法祖宗，而效彼夏王，是取败之道也。况人君爱色，必颠覆社稷；卿大夫爱色，必绝灭宗庙；士庶人爱色，必戕贼其身。且君为臣之标率，君不向道，臣下将化之，而朋比作奸，天下事尚忍言哉！臣恐商家六百余年基业，必自陛下紊乱之矣。”纣王听苏护之言，勃然大怒曰：“君命召，不俟驾；君赐死，不敢违；况选汝一女为后妃乎！敢以戆言忤旨，面折朕躬，以亡国之君匹朕，大不敬孰过于此！着随侍官，拿出午门，送法司勘问正法！”左右随将苏护拿下。转出费仲、尤浑二人，上殿俯伏奏曰：“苏护忤旨，本该勘问；但陛下因选侍其女，以致得罪；使天下闻之，道陛下轻贤重色，阻塞言路。不若赦之归国，彼感皇上不杀之恩，自然将此女进贡宫闈，以侍皇上。庶百姓知陛下宽仁大度，纳谏容流，而保护有功之臣。是一举两得之意。愿陛下准臣施行。”纣王闻言，天颜少霁：“依卿所奏。即降赦，令彼还国，不得久羁朝歌。”话说圣旨一下，迅如烽火，即催逼苏护出城，不容停止。那苏护辞朝回至驿亭，众家将接见慰问：“圣上召将军进朝，有何商议？”苏护大怒，骂曰：“无道昏君，不思量祖宗德业，宠信谗臣谄媚之言，欲选吾女进宫为妃。此必是费仲、尤浑以酒色迷惑君心，欲专朝政。我听旨不觉直言谏诤；昏君道我忤旨，拿送法司。二贼子又奏昏君，赦我归国，谅我感昏君不杀之恩，必将吾女送进朝歌，以遂二贼奸计。我想闻太师远征，二贼弄权，眼见昏君必荒淫酒色，紊乱朝政，天下荒荒，黎民倒悬，可怜成汤社稷化为乌有。我自思：若不将此女进贡，昏君必兴问罪之师；若要送此女进宫，以后昏君失德，使天下人耻笑我不智。诸将必有良策教我。”众将闻言，齐曰：“吾闻‘君不正则臣投外国’，今主上轻贤重色，眼见昏乱，不若反出朝歌，自守一国，上可以保宗社，下可保一家。”此时苏护正在盛怒之下，一闻此言，下觉性起，竟不思维，便曰：“大丈夫不可做不明白事。”叫左右：“取文房四宝来，题诗在午门墙上，以表我永不朝商之意。”诗曰：“君坏臣纲，有败五常。冀州苏护，永不朝商！”

苏护题了诗，领家将径出朝歌，奔本国而去。

且言纣王见苏护当面折诤一番，不能遂愿：“虽准费、尤二人所奏，不知彼可能将女进贡深宫，以遂朕于飞之乐？”正踌躇不悦，只见看午门内臣俯伏奏曰：“臣在午门，见墙上苏护题有反诗十六字，不敢隐匿，伏乞圣裁。”随侍接诗铺在御案上。纣王一见，大骂：“贼子如此无礼！朕体上天好生之德，不杀鼠贼，赦令归国，彼反写诗午门，大辱朝廷，罪在不赦！”即命：“宣殷破败、晁田、鲁雄等，统领六师，朕须亲征，必灭其国！”当驾官随宣鲁雄等见驾。不一时，鲁雄等朝见，礼毕。王曰：“苏护反商，题诗午门，甚辱朝纲，情殊可恨，法纪难容。卿等统人马廿万为

先锋；朕亲率六师，以声其罪。”鲁雄听罢，低首暗想：“苏护乃忠良之士，素怀忠义，何事触忤天子，自欲亲征，冀州休矣！”鲁雄为苏护俯伏奏曰：“苏护得罪于陛下，何劳御驾亲征。况且四大镇诸侯俱在都城，尚未归国，陛下可点一二路征伐，以擒苏护，明正其罪，自不失挾伐之威。何必圣驾远事其地。”纣王问曰：“四侯之内，谁可征伐？”费仲在傍，出班奏曰：“冀州乃北方崇侯虎属下，可命侯虎征伐。”纣王即准施行。鲁雄在侧自思：“崇侯虎乃贪鄙暴横之夫，提兵远征，所经地方，必遭残害，黎庶何以得安。现有西伯姬昌，仁德四布，信义素着。何不保举此人，庶几两全。”纣王方命传旨，鲁雄奏曰：“侯虎虽镇北地，恩信尚未孚于人，恐此行未能伸朝廷威德；不如西伯姬昌，仁义素闻，陛下若假以节钺，自不劳矢石，可擒苏护，以正其罪。”纣王思想良久，俱准奏。特旨令二侯秉节钺，得专征伐。使命持旨到显庆殿宣读。不题。

只见四镇诸侯与二相饮宴未散，忽报“旨意下”，不知何事。天使曰：“西伯侯、北伯侯接旨。”二侯出席接旨，跪听宣读：

“诏曰：朕闻冠履之分维严，事使之道无两，故君命召，不俟驾；君赐死，不敢返命；乃所以隆尊卑，崇任使也。兹不道苏护，狂悖无礼，立殿忤君，纪纲已失，被赦归国，不思自新，辄敢写诗午门，安心叛主，罪在不赦。赐尔姬昌等节钺，便宜行事，往惩其忤，毋得宽纵，罪有攸归。故兹诏示汝往。钦哉。谢恩。”

天使读毕，二侯谢恩平身。姬昌对二丞相、三侯伯言曰：“苏护朝商，未进殿庭，未参圣上；今诏旨有‘立殿忤君’，不知此语何来？且此人素怀忠义，累有军功，午门题诗，必有诈伪。天子听信何人之言，欲伐有功之臣。恐天下诸侯不服。望二位丞相明日早朝见驾，请察其详。苏护所得何罪？果言而正，伐之可也；倘言而不正，合当止之。”比干言曰：“君侯言之是也。”崇侯虎在傍言曰：“‘王言如丝，其出如纶。’今诏旨已出，谁敢抗违。况苏护题诗午门，必然有据；天子岂无故而发此难端。今诸侯八百，俱不遵王命，大肆猖獗，是王命不能行于诸侯，乃取乱之道也。”姬昌曰：“公言虽善，是执其一端耳。不知苏护乃忠良君子，素秉丹诚，忠心为国，教民有方，治兵有法，数年以来，并无过失。今天子不知为谁人迷惑，兴师问罪于善类。此一节恐非国家之祥瑞。只愿当今不事干戈，不行杀伐，共乐尧年。况兵乃凶象，所经地方，必有惊扰之虞，且劳民伤财，穷兵黩武，师出无名，皆非盛世所宜有者也。”崇侯虎曰：“公言固是有理，独不思君命所差，概不由己？且煌煌天语，谁敢有违，以自取欺君之罪。”昌曰：“既如此，公可领兵前行，我兵随后便至。”当时各散。西伯便对二丞相言：“侯虎先去，姬昌暂回西岐，领兵续进。”遂各辞散。不题。

次日，崇侯虎下教场，整点人马，辞朝起行。

且言苏护离了朝歌，同众士卒，不一日回到冀州。护之长子苏全忠率领诸将出郭迎接。其时父子相会进城，帅府下马。众将到殿前见毕。护曰：“当今天子失政，天下诸侯朝覲，不知那一个奸臣，暗奏吾女姿色，昏君宣吾进殿，欲将吾女选立宫妃。彼时被我当面谏诤，不意昏君大怒，将我拿问忤旨之罪，当有费仲、尤浑二人保奏，将我赦回，欲我送女进献。彼时心甚不快，偶题诗帖于午门而反商。此回昏君必点诸侯前来问罪。众将官听令：且将人马训练，城垣多用滚木炮石，以防攻打之虞。”诸将听令，日夜防维，不敢稍懈，以待厮杀。

话说崇侯虎领五万人马，即日出兵，离了朝歌，望冀州进发。但见：

轰天炮响，振地锣鸣。轰天炮响，汪洋大海起春雷；振地锣鸣，万仞山前丢霹雳。旛幢招展，三春杨柳交加；号带飘扬，七夕彩云蔽日。刀枪闪灼，三冬瑞雪重铺；剑戟森严，九月秋霜盖地。

腾腾杀气锁天台，隐隐红云遮碧岸。十里汪洋波浪滚，一座兵山出土来。

大兵正行，所过州府县道，非止一日。前哨马来报：“人马已至冀州，请千岁军令定夺。”侯虎传令安营。怎见得：

东摆芦叶点钢枪，南摆月样宣花斧，西摆马闸雁翎刀，北摆黄花硬柄弩，中央戊己按勾陈，杀气离营四十五。辕门下按九宫星，大寨暗藏八卦谱。

侯虎安下营寨，早有报马报进冀州。苏护问曰：“是那路诸侯为将？”探事回曰：“乃北伯侯崇侯虎。”苏护大怒曰：“若是别镇诸侯，还有他议；此人素行不道，断不能以礼解释。不若乘此大破其兵，以振军威，且为万姓除害。”传令：“点兵出城厮杀！”众将听令，各整军器出城，一声炮响，杀气振天。城门开处，将军马一字摆开。苏护大叫曰：“传将进去，请主将辕门答话！”探事马飞报进营。侯虎传令整点人马。只见门旗开处，侯虎坐逍遥马，统领众将出营，展两杆龙凤绣旗。后有长子崇应彪压住阵脚。苏护见侯虎飞凤盔，金锁甲，大红袍，玉束带，紫骅骝，斩将大刀，担于鞍鞵之上。苏护一见，马上欠身曰：“贤侯别来无恙。不才甲冑在身，不能全礼。今天子无道，轻贤重色，不思量留心邦本；听谗佞之言，强纳臣子之女为妃，荒淫酒色，不久天下变乱。不才自各守边疆，贤侯何故兴此无名之师？”崇侯听言大怒曰：“你忤逆天子诏旨，题反诗于午门，是为贼臣，罪不容诛。今奉诏问罪，则当肘膝辕门，尚敢巧言支吾，持兵贯甲，以骋其强暴哉！”崇侯回顾左右：“谁与我擒此逆贼？”言未了，左哨下有一将，头带凤翅盔；黄金甲，大红袍，狮鸾带，青骢马；厉声而言曰：“待末将擒此叛贼！”连人带马滚至军前。这壁厢有苏护之子苏全忠，见那阵上一将当先，刺斜里纵马摇戟曰：“慢来！”全忠认得是偏将梅武。梅武曰：“苏全忠，你父子反叛，得罪天子，尚不倒戈服罪，而强欲抗天兵，是自取灭族之祸矣。”全忠拍马摇戟，劈胸来刺。梅武手中斧劈面相迎。但见：

二将阵前交战，锣鸣鼓响人惊。该因世上动刀兵，致使英雄相驰骋。这个那分上下，那个两眼难睁。你拿我，凌湮阁上标名；我捉你，丹凤楼前画影。斧来戟架，绕身一点凤摇头；戟去斧迎，不离腮边过顶额。

两马相交，二十回合，早被苏全忠一戟刺梅武于马下。苏护见子得胜，传令擂鼓。冀州阵上大将赵丙、陈季贞纵马抡刀杀将来。一声喊起，只杀的愁云荡荡，旭日辉辉，尸横遍野，血溅成渠。侯虎麾下金葵、黄元济、崇应彪且战且走，败至十里之外。

苏护传令鸣金收兵，同城到帅府，升殿坐下，赏劳有功诸将：“今日虽大破一阵，彼必整兵复讎，不然定请兵益将，冀州必危，如之奈何？”言未毕，副将赵丙上前言曰：“君侯今日虽胜，而征战似无已时。前者题反诗，今日杀军斩将，拒敌王命，此皆不赦之罪。况天下诸侯，非止侯虎一人，倘朝廷盛怒之下，又点几路兵来，冀州不过弹丸之地，诚所谓‘以石投水’，立见倾危。若依末将愚见，‘一不做，二不休’，侯虎新败，不过十里远近；乘其不备，人衔枚，马摘辔，暗劫营寨，杀彼片甲不存，方知我等利害。然后再寻那一路贤良诸侯，依附于彼，庶可进退，亦可以保全宗社。不知君侯尊意何如？”护闻此言大悦，曰：“公言甚善，正合吾意。”即传令：命子全忠领三千人马出西门十里，五冈镇埋伏。全忠领命而去。陈季贞统左营，赵丙统右营，护自统中营。时值黄昏之际，卷旛息鼓，人皆衔枚，马皆摘辔，听炮为号，诸将听令。不表。

且言崇侯虎恃才妄作，提兵远伐，孰知今日损军折将，心甚羞惭。只得将败残军兵收聚，扎下行营，纳闷中军，郁郁不乐，对众将曰：“吾自行军，征伐多年，未尝有败；今日折了梅武，损了三军，如之奈何？”旁有大将黄元济谏曰：“君侯岂不知‘胜败乃兵家常事’，想西伯侯大兵不久即

至，破冀州如反掌耳。君侯且省愁烦，宜当保重。”侯虎军中置酒，众将欢饮。不题。有诗为证，诗曰：

侯虎提兵事远征，冀州城外驻行旌；三千铁骑摧残后，始信当年浪得名。”

且言苏护把人马暗暗调出城来，只待劫营。时至初更，已行十里。探马报与苏护，护即传令，将号炮点起。一声响亮，如天崩地塌，三千铁骑，一齐发喊，冲杀进营。如何抵当，好生利害，怎见得：

黄昏兵到，黑夜军临。黄昏兵到，冲开队伍怎支持？黑夜军临，撞倒寨门焉可立？人闻战鼓之声，惟知惶惶奔走；马听轰天之炮，难分南北东西。刀枪乱刺，那明上下交锋；将士相迎，岂知自家别个。浓睡军东冲西走；未醒将怎着头盔。先行官不及鞍马，中军帅赤足无鞋。围子手东三西四；拐子马南北奔逃。劫营将骁如猛虎；冲寨军一似蛟龙。着刀的连肩拽背；着枪的两臂流红；逢剑的砍开甲冑；遇斧的劈破天灵。人撞人，自相践踏；马撞马，遍地尸横。着伤军哀哀叫苦；中箭将咽咽悲声。弃金鼓旛幢满地；烧粮草四野通红。只知道奉命征讨，谁承望片甲无存。愁云直上九重天，一派败兵随地拥。只见三路雄兵，人人敢勇，个个争先，一片喊杀之声，冲开七层围子，撞倒八面虎狼。

单言苏护，一骑马，一条枪，直杀入阵来，捉拿崇侯虎。左右营门，喊声振地。崇侯虎正在梦中闻见杀声，披袍而起，上马提刀，冲出帐来。只见灯光影里，看苏护金盔金甲，大红袍，玉束带，青骢马，火龙枪，大叫曰：“侯虎休走！速下马受缚！”捻手中枪劈心刺来。崇侯虎落慌，将手中刀对面来迎，两马交锋。正战时，只见这崇侯虎长子应彪带领金葵、黄元济杀将来助战。崇营左粮道门赵丙杀来，右粮道门陈季贞杀来。两家混战，夤夜交兵。怎见得：

征云笼地户，杀气锁天关。天昏地暗排兵，月下星前布阵。四下里齐举火把，八方处乱掌灯球。那营里数员战将厮杀；这营中千匹战马如龙。灯影战马，火映征夫。灯影战马，千条烈焰照貔貅；火映征夫，万道红霞笼懈豸。开弓射箭，星前月下吐寒光；转背抡刀，灯里火中生灿烂。鸣金小校，恹恹二目竟难睁；擂鼓儿郎，渐渐双手不能举。刀来枪架，马蹄下人头乱滚；剑去戟迎，头盔上血水淋漓。锤鞭并举，灯前小校尽倾生；斧钺伤人，目下儿郎都丧命。喊天振地自相残，哭泣苍天连叫苦。只杀得满营炮响冲霄汉，星月无光斗府迷。

话说两家大战，苏护有心劫营，崇侯虎不曾防备，冀州人马以一当十。金葵正战，早被赵丙一刀砍于马下。侯虎见势不能支，且战且走。有长子应彪保父，杀一条路逃走，好似丧家之犬，漏网之鱼。冀州人马，凶如猛虎，恶似豺狼，只杀的尸横遍野，血满沟渠。急忙奔走，夜半更深，不认路途而行，只要保全性命。苏护赶杀侯虎败残人马约二十余里，传令鸣金收军。苏护得全胜回冀州。

单言崇侯虎父子，领败兵迤迤望前正走，只见黄元济、孙子羽催后军赶来，打马而行。侯虎在马上叫众将言曰：“吾自提兵以来，未尝大败；今被逆贼暗劫吾营，黑夜交兵，未曾准备，以致损折军将。此恨如何不报！吾想西伯侯姬昌自在安然，违避旨意，按兵不动，坐观成败，真是可恨！”长子应彪答曰：“军兵新败，锐气已失，不如按兵不动，遣一军催西伯侯起兵前来接应，再作区处。”侯虎曰：“我儿所见甚明。到天明收住人马，再作别议。”言未毕，一声炮响，喊杀连天，只听得叫：“崇侯虎快快下马受死！”侯虎父子、众将，急向前看时，见一员小将，束发金冠，金抹额，双摇两根雉尾，大红袍，金锁甲，银合马，画杆戟，面如满月，唇若涂朱，厉声大骂：“崇侯虎，吾奉父亲之命，在此候尔多时。可速倒戈受死！还不下马，更待何时！”侯虎大骂

曰：“好贼子！你父子谋反，忤逆朝廷，杀了朝廷命官，伤了天子军马，罪业如山。寸磔汝尸，倘不足以赎其辜。偶尔夤夜中贼奸计，辄敢在此耀武扬威，大言不惭。不日天兵一到，汝父子死无葬身之地。谁与我拿此反贼？”黄元济纵马舞刀，直取苏全忠。全忠用手中戟，对面相还，两马相交，一场大战：

刮地寒风声似飒，滚滚征尘飞紫雪，騑騑拨拨马蹄鸣，叮叮当当袍甲结。齐心刀砍锦征袍，举意枪刺连环甲。只杀的摇旗小校手连颠，擂鼓儿郎槌乱匝。

二将酣战，正不分胜负。孙子羽纵马舞叉，双战全忠。全忠大喝一声，刺子羽于马下。全忠复奋勇来战侯虎。侯虎父子双迎上来，战住全忠。全忠抖擞神威，好似弄风猛虎，搅海蛟龙，战住三将。正战间，全忠卖个破绽，一戟把崇侯虎护腿金甲挑下了半边。侯虎大惊，将马一夹，跳出围来，往外便走。崇应彪见父亲败走，意急心慌，慌了手脚，不提防被全忠当心一戟刺来。应彪急闪时，早中左臂，血淋袍甲，几乎落马。众将急上前架住，救得性命，望前逃走。全忠欲要追赶，又恐黑夜之间不当稳便，只得收了人马进城。此时天色渐明，两边来报苏护。护令长子到前殿问曰：“可曾拿了那贼？”全忠答曰：“奉父亲将令，在五岗镇埋伏，至半夜败兵方至，孩儿奋勇刺死孙子羽；挑崇侯虎护腿甲；伤崇应彪左臂，几乎落马，被众将救逃。奈黑夜不敢造次追赶，故此回兵。”苏护曰：“好了这老贼！我儿且自安息。”不题。不知崇侯虎往何路借兵，且听下回分解。

诗曰：

崇君奉敕伐诸侯，智浅谋庸枉怨尤。白昼调兵输战策；黄昏劫寨失前筹。

从来女色多亡国；自古权奸不到头。岂是纣王求妲己，应知天意属东周。

话说崇侯虎父子带伤，奔走一夜，不胜困乏；急收聚败残人马，十停止存一停，俱是带着重伤。侯虎一见众军，不胜伤感。黄元济转上前曰：“君侯何故感叹。‘胜负军家常事’，昨夜偶未堤防，误中奸计。君侯且将残兵暂行札住。可发一道催军文书往西岐，催西伯速调兵马前来，以便截战。一则添兵相助；二则可复今日之恨耳。不知君侯意下如何？”侯虎闻言，沉吟曰：“姬伯按兵不举，坐观成败，我今又去催他，反便宜了他一个，违避圣旨，罪名。”正迟疑间，只听前边大势人马而来。崇侯虎不知何处人马，骇得魂不附体，魄遶空中。急自上马，望前看时，只见两杆旗幡开处，见一将面如锅底，海下赤髯，两道白眉，眼如金镶，带九云烈焰飞兽冠，身穿锁子连环甲，大红袍，腰系白玉带，骑火眼金睛兽，用两柄湛金斧。此人乃崇侯虎兄弟崇黑虎也，官拜曹州侯。侯虎一见是亲弟黑虎，其心方安。黑虎曰：“闻长兄兵败，特来相助，不意此处相逢，实为万幸。”崇应彪马上亦欠背称谢：“叔父，有劳远涉。”黑虎曰：“小弟此来，与长兄合兵，复往冀州；弟自有处。”彼时大家合兵一处。崇黑虎只有三千飞虎兵在先，后随二万有余，人马复到冀州城下安营。曹州兵在先，呐喊叫战。

冀州报马飞报苏护：“今有曹州崇黑虎兵至城下，请爷军令定夺。”苏护闻报，低头默默无语；半晌，言曰：“黑虎武艺精通，晓畅玄理，满城诸将皆非对手，如之奈何？”左右诸将听护之言，不知详细。只见长子全忠上前曰：“‘兵来将当，水来土压’，谅一崇黑虎有何惧哉！”护曰：“汝年少不谙事体，自负英勇；不知黑虎曾遇异人传授道术，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中之物。不可轻觑。”全忠大叫曰：“父亲长他锐气，灭自己威风。孩儿此去，不生擒黑虎，誓不回来见父亲之面！”护曰：“汝自取败，勿生后悔。”全忠那里肯住，翻身上马，开放城门，一骑当先，厉声高叫：“探马的！与我报进中军，叫崇黑虎与我打话！”

蓝旗忙报与二位主帅得知：“外有苏全忠讨战。”黑虎暗喜曰：“吾此来一则为长兄兵败；二则为苏护解围，以全吾友谊交情。”令左右备坐骑，即翻身来至军前。见全忠马上耀武扬威。黑虎曰：“全忠贤侄，你可回去，请你父亲出来，我自有话说。”全忠乃年幼之人，不谙事体，又听父亲说黑虎枭勇，焉肯善回，乃大言曰：“崇黑虎，我与你势成敌国，我父亲又与你论甚交情！速倒戈退收军，饶你性命；不然悔之晚矣！”黑虎大怒曰：“小畜生焉敢无礼！”举湛金斧劈面砍来。全忠将手中戟急架相还。兽马相交，一场恶战。怎见得：

二将阵前寻斗赌，两下交锋谁敢阻。这个似摇头狮子下山岗；那个如摆尾狻猊寻猛虎。这一个雄心要定锦乾坤；那一个实意欲把江山补。从来恶战几千番，不似将军多英武。

二将大战冀州城下。苏全忠不知崇黑虎幼拜截教真人为师，秘授一个葫芦，背伏在脊背上，有无限神通。全忠只倚平生勇猛，又见黑虎用的是短斧，不把黑虎放在心上，眼底无人，自逞己能，欲要擒获黑虎，遂把平日所习武艺尽行使出。戟有尖有咎，九九八十一进步，七十二开门，腾、挪、闪、赚、迟、速、收、放。怎见好戟：

能工巧匠费经营，老君炉裏炼成兵，造出一根银尖戟，安邦定国正乾坤。黄旛展三军害怕，豹尾动战将心惊，冲行营犹如大蟒，踏大寨虎荡羊群。休言鬼哭与神嚎，多少儿郎轻丧命。全凭此宝安天下，昼戟长旛定太平。

苏全忠使尽平生精力，把崇黑虎杀了一身冷汗。黑虎叹曰：“苏护有子如此，可谓佳儿。真是将

门有种！”黑虎把斧一幌，拨马便走。就把苏全忠在马上笑了一个腰软骨酥：“若听俺父亲之言，竟为所误。誓拿此人，以灭我父之口。”放马赶来，那里肯舍。紧走紧赶，慢走慢追。全忠定要成功，往前赶有多时，黑虎闻脑后金铃响处，回头见全忠赶来不舍，忙把脊梁上红葫芦顶揭去，念念有词。只见葫芦裹边一道黑烟冒出，化开如网罗，大小黑烟中有“噫哑”之声，遮天映日飞来，乃是铁嘴神鹰，张开口，劈面来。全忠只知马上英雄，那晓的黑虎异术？急展戟护其身面。坐下马早被神鹰把眼一嘴伤了，那马跳将起来，把苏全忠跌了个金冠倒躅，铠甲离鞍，撞下马来。黑虎传令：“拿了！”众军一拥向前，把苏全忠绑缚二臂。黑虎掌得胜鼓回营，辕门下马。探马报崇侯虎：“二老爷得胜，生擒反臣苏全忠，辕门听令。”侯虎传令：“请！”黑虎上帐，见侯虎，口称：“长兄，小弟擒苏全忠已至辕门。”侯虎喜不自胜，传令：“推来！”一时把全忠推至帐前。苏全忠立而不跪。侯虎大骂曰：“贼子，今已被擒，有何理说？尚敢倔强抗礼！前夜五岗镇那样英雄，今日恶贯满盈，推出斩首示众！”全忠厉声大骂曰：“要杀就杀，何必作此威福！我苏全忠视死轻如鸿毛，只不忍你一班奸贼，蛊惑圣聪，陷害万民，将成汤基业被你等断送了。但恨不能生啖你等之肉耳！”侯虎大怒，骂曰：“黄口孺子！今已被擒，尚敢簧舌！”速令：“推出斩之！”方欲行刑，转过崇黑虎言曰：“长兄暂息雷霆。苏全忠被擒，虽则该斩，奈他父子皆系朝廷犯官，前闻旨意拿解朝歌，以正国法。况护有女妲己，姿貌甚美，倘天子终有怜惜之意，一朝赦其不臣之罪，那时不归罪于我等？是有功而实且为无功也。且姬伯未至，我兄弟何苦任其咎。不若且将全忠囚禁后营，破了冀州，擒护满门，解人朝歌，请旨定夺，方是上策。”侯虎曰：“贤弟之言极善。只是好了这反贼耳。”传令：“设宴，与你二爷爷贺功。”按下不表。

且言冀州探马报与苏护：“长公子出阵被擒。”护曰：“不必言矣。此子不听父言，自恃己能，今日被擒，理之当然。但吾为豪杰一场，今亲子被擒，强敌压境，冀州不久为他人所有，却为何来！只因生了妲己，昏君听信谗佞，使我满门受祸，黎庶遭殃，这都是我生此不肖之女，以遭此无穷之祸耳。倘久后此城一破，使我妻女擒往朝歌，露面抛头，尸骸残暴，惹天下诸侯笑我为无谋之辈；不若先杀其妻女，然后自刎，庶几不失丈夫之所为。”苏护带十分烦恼，仗剑走进后厅，只见小姐妲己，盈盈笑脸，微吐朱唇，口称：“爹爹，为何提剑进来？”苏护一见妲己，乃亲生之女，又非讎敌，此剑焉能举的起。苏护不觉含泪点头言曰：“冤家！为你，兄被他人所擒，城被他人所困，父母被他人所杀，宗庙被他人所有，生了你一人，断送我苏氏一门！”正感叹间，只见左右击云板：“请老爷升殿。崇黑虎索战。”护传令：“各城门严加防守，准备攻打。”崇黑虎有异术，谁敢拒敌。急令众将上城，支起弓弩，架起信炮、灰瓶、滚木之类，一应完全。

黑虎在城下暗想：“苏兄，你出来与我商议，方可退兵，为何惧哉，反不出战，这是何说。”没奈何，暂且回兵。探马报与侯虎。侯虎道：“请。”黑虎上帐坐下，就言苏护闭门不出。侯虎曰：“可架云梯攻打。”黑虎曰：“不必攻打，徒费心力。今只困其粮道，使城内百姓不能得接济，则此城不攻自破矣。长兄可以逸待劳，俟西伯侯兵来，再作区处。”按下不题。

且言苏护在城内，并无一筹可展，一路可投，真为束手待毙。正忧闷间，忽听来报：“启君侯，督粮官郑伦候令。”护叹曰：“此粮虽来，实为无益。”急叫：“令来。”郑伦到滴水檐前，欠背行礼毕。伦曰：“末将路闻君侯反商，崇侯奉旨征讨，因此上未将心悬两地，星夜奔回。但不知君侯胜负如何？”苏护曰：“昨因朝商，昏君听信谗言，欲纳吾女为妃；吾以正言谏诤，致触昏君，便欲问罪。不意费、尤二人将计就计，赦吾归国，使吾自进其女。吾因一时暴躁，题诗反商。今天子命崇侯虎伐吾，连赢他二三阵，损军折将，大获全胜。不意曹州崇黑虎将吾子全忠拿去。吾想

黑虎身有异术，勇贯三军，吾非敌手。今天下诸侯八百，我苏护不知往何处投托？自思至亲不过四人，长子今已被擒，不若先杀其妻女，然后自尽，庶不使天下后世取笑。汝众将可收拾行装，投往别处，任诸公自为成立耳。”苏护言罢，不胜悲泣。郑伦听言，大叫曰：“君侯今日是醉了？迷了？痴了？何故说出这等不堪言语！天下诸侯有名者：西伯姬昌，东鲁姜桓楚，南伯鄂崇禹，总八百镇诸侯，一齐都到冀州，也不在我郑伦眼角之内。何苦自视卑弱如此？未将自幼相从君侯，荷蒙提挈，玉带垂腰，未将愿效驽骀，以尽犬马。”苏护听伦之言，对众将曰：“此人催粮，路逢邪气，口里乱谈。且不但天下八百镇诸侯，只这崇黑虎曾拜异人，所传道术，神鬼皆惊，胸藏韬略，万人莫敌，你如何轻视此人？”只见郑伦听罢，按剑大叫曰：“君侯在上，未将不生擒黑虎来见，把项上首级纳于众将之前！”言罢，不由军令，翻身出府，上了火眼金睛兽，使两柄降魔杵，放跑开城，排开三千乌鸦兵，像一块乌云卷地。及至营前，厉声高叫曰：“只叫崇黑虎前来见我！”

崇营探马报入中军：“启二位老爷，冀州有一将请二爷答话。”黑虎欠身：“小弟一往。”调本部三千飞虎兵，一对旗幡开处，黑虎一人当先。见冀州城下有一簇人马，按北方壬癸水，如一片乌云相似。那一员将，面如紫枣，须似金针，带九云烈焰冠，大红袍，金锁甲，玉束带，骑火眼金睛兽，两根降魔杵。郑伦见崇黑虎装束稀奇：带九云四兽冠，大红袍，连环铠，玉束带，也是金睛兽，两柄湛金斧。黑虎认不得郑伦。黑虎曰：“冀州来将通名！”伦曰：“冀州督粮上将郑伦也。汝莫非曹州崇黑虎？擒我主将之子，自恃强暴，可速献出我主将之子，下马受缚。若道半字，立为齑粉！”崇黑虎大怒，骂曰：“好匹夫！苏护违犯天条，有碎骨粉躯之祸；你皆是反贼逆党，敢如此大胆，妄出浪言！”催开坐下兽，手中斧飞来，直取郑伦。郑伦手中杵急架相还。二兽相迎，一场大战。但见：

两阵咚咚发战鼓，五采旛幢空中舞。三军呐喊助神威，惯战儿郎持弓弩。二将齐纵金睛兽，四臂齐举斧共杵。这一个怒发如雷烈焰生；那一个自小生来性情卤。这一个面如锅底赤须长；那一个脸似紫枣红霞吐。这一个蓬莱海岛斩蛟龙；那一个万仞山前诛猛虎。这一个昆仑山上拜明师；那一个八卦炉边参老祖。这一个学成武艺去整江山；那一个秘授道术把乾坤补。自来也见将军战，不似今番杵对斧。

二兽相交，只杀的红云惨惨，白雾霏霏。两家棋逢对手，将遇作家，来往有二十四五回合。郑伦见崇黑虎脊背上背一红葫芦，郑伦自思：“主将言此人有异人传授秘术，即此是他法术。常言道：‘打人不过先下手。’”——郑伦也曾拜西昆仑度厄真人为师。真人知道郑伦“封神榜”上有名之士，特传他窍中二气，吸人魂魄。凡与将对敌，逢之即擒。故此着他下山投冀州，挣一条玉带，享人间福禄。——今日会战，郑伦手中杵在空中一晃，后边三千乌鸦兵一声喊，行如长蛇之势，人人手拿挠钩，个个横拖铁索，飞云闪电而来。黑虎观之，如擒人之状。黑虎不知其故。只见郑伦鼻窍中一声响如钟声，窍中两道白光喷将出来，吸人魂魄。崇黑虎耳听其声，不觉眼目昏花，跌了个金冠倒躅，铠甲离鞍，一对战靴空中乱舞。乌鸦兵生擒活捉，绳缚二臂。黑虎半晌方苏，定睛看时，已被绑了。黑虎怒曰：“此贼好赚眼法！如何不明不白，将我擒获？”只见两边掌得胜鼓进城。诗曰：

海岛名师授秘奇，英雄猛烈世应稀。神鹰十万全无用，方显男儿语不移。”

且言苏护正在殿上，忽听得城外鼓响，叹曰：“郑伦休矣！”心甚迟疑。只见探马飞报进来：“启老爷：郑伦生擒崇黑虎，请令定夺。”苏护不知其故，心下暗想：“伦非黑虎之敌手，如何反为所

擒？”急传令：“令来。”伦至殿前，将黑虎被擒诉说一遍。只见众士卒把黑虎簇拥至阶前。护急下殿，叱退左右，亲释其缚；跪下言曰：“护今得罪天下，乃无地可容之犯臣。郑伦不谙事体，触犯天威，护当死罪！”崇黑虎答曰：“仁兄与弟，一拜之交，未敢忘义。今被部下所擒，愧身无地！又蒙厚礼相看，黑虎感恩非浅！”苏护尊黑虎上坐，命郑伦众将来见。黑虎曰：“郑将军道术精奇，今遇所擒，使黑虎终身悦服。”护令设宴，与黑虎二人欢饮。护把天子欲进女之事一一黑虎诉了一遍。黑虎曰：“小弟此来，一则为兄失利，二则为仁兄解围，不期令郎年纪幼小，自恃刚强，不肯进城请仁兄答话，因此被小弟擒回在后营，此小弟实为仁兄也。”苏护谢曰：“此德此情，何敢有忘！”

不言二侯城内饮酒，单言报马进辕门来报：“启老爷：二爷被郑伦擒去，未知凶吉，请令定夺。”侯虎自思：“吾弟自有道术，为何被擒？”其时略阵官言：“二爷与郑伦正战之间，只见郑伦把降魔杵一摆，三千乌鸦兵一齐而至；只见郑伦鼻子里两道白光出来，如钟声响亮，二爷便撞下马来，故此被擒。”侯虎听说，惊曰：“世上如何有此异术？再差探马，打听虚实。”言未毕，报：“西伯侯差官辕门下马。”侯虎心中不悦，吩咐：“令来。”只见散宜生素服角带，上帐行礼毕：“卑职散宜生拜见君侯。”侯虎曰：“大夫，你主公为何偷安，竟不为国，按兵不动，违避朝廷旨意？你主公甚非为人臣之礼。今大夫此来，有何说话？”宜生答曰：“我主公言：‘兵者凶器也，人君不得已而用之。’今因小事，劳民伤财，惊慌万户，所过州府县道，调用一应钱粮，路途跋涉，百姓有征租榷税之扰，军将有披坚执锐之苦，因此我主公使卑职下一纸之书，以息烽烟，使苏护进女王廷，各罢兵戈，不失一殿股肱之意。如护不从，大兵一至，剿叛除奸，罪当灭族。那时苏护死而无悔。”侯虎听言，大笑曰：“姬伯自知违避朝廷之罪，特用此支吾之辞，以来自释。吾先到此，损将折兵，恶战数场；那贼焉肯见一纸之书而献女也。吾且看大夫往冀州见苏护如何。如不依允，看你主公如何回旨？你且去！”宜生出营上马，径到城下叫门：“城上的，报与你主公，说西伯侯差官下书。”城上士卒急报上殿：“启爷：西伯侯差官在城下，口称上书。”苏护与崇黑虎饮酒未散，护曰：“姬伯乃西岐之贤人，速令开城，请来相见。”不一时，宜生到殿前行礼毕。护曰：“大夫今到敝郡，有何见谕？”宜生曰：“卑职今奉西伯侯之命，前月君侯怒题反诗，得罪天子，当即救命起兵问罪。我主公素知君侯忠义，故此按兵未敢侵犯。今有书上达君侯，望君侯详察施行。”宜生锦囊取书，献与苏护。护接书开拆。书曰：

“西伯侯姬昌百拜冀州君侯苏公麾下：昌闻：‘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今天子欲选艳妃，凡公卿士庶之家，岂得隐匿。今足下有女淑德，天子欲选入宫，自是美事。足下竟与天子相抗，是足下忤君。且题诗午门，意欲何为？足下之罪，已在不赦。足下仅知小节，为爱一女，而失君臣大义。昌素闻公忠义，不忍坐视，特进一言，可转祸为福，幸垂听焉。且足下若进女王廷，实有三利：女受宫闱之宠，父享椒房之贵，官居国戚，食禄千钟，一利也；冀州永镇，满宅无惊，二利也；百姓无涂炭之苦，三军无杀戮之惨，三利也。公若执迷，三害目下至矣：冀州失守，宗社无存，一害也。骨肉有族灭之祸，二害也；军民遭兵燹之灾，三害也。大丈夫当舍小节而全大义，岂得效区区无知之辈以自取灭亡哉。昌与足下同为商臣，不得不直言上谏，幸贤侯留意也。草草奉闻，立候裁决。谨启。”

苏护看毕，半晌不言，只是点头。宜生见护不言，乃曰：“君侯不必犹豫。如允，以一书而罢兵戈；如不从，卑职回复主公，再调入马。无非上从天命，中和诸侯，下免三军之苦。此乃主公一段好意，君侯何故缄口无语。乞速降号令，以便施行。”苏护闻言，对崇黑虎曰：“贤弟，你来看

一看，姬伯之书，实是有理，果是真心为国为民，乃仁义君子也。敢不如命！”于是命酒管待散宜生于馆舍。次日修书赠金帛，令先回西岐：“我随后便进女朝商赎罪。”宜生拜辞而去。真是一封书抵十万之师，有诗为证，诗曰：

舌辨悬河汇百川，方知君义与臣贤。数行书转苏侯意，何用三军枕戟眠？

苏护送散宜生回西岐，与崇黑虎商议：“姬伯之言甚善，可速整行装，以便朝商，毋致迟迟，又生他议。”二人欣喜。不知其女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天下荒荒起战场，致生谗佞乱家邦。忠言不听商容谏，逆语惟知费仲良。

色纳狐狸友琴瑟，政由豺虎逐鸾凰。甘心亡国为污下，赢得人间一捏香。

话说宜生接了回书，竟往西岐。不题。

且说崇黑虎上前言曰：“仁兄大事已定，可作速收拾行装，将令爱送进朝歌，迟恐有变。小弟回去，放令郎进城。我与家兄收兵回国，具表先达朝廷，以便仁兄朝商谢罪。不得又有他议，致生祸端。”苏护曰：“蒙贤弟之爱，与西伯之德，吾何爱此一女而自取灭亡哉。实时打点无疑，贤弟放心。只是我苏护止此一子，被令兄囚禁行营，贤弟可速放进城，以慰老妻悬望。举室感德不浅！”黑虎道：“仁兄宽心，小弟出去，实时就放他来，不必悬念。”二人彼此相谢。出城，行至崇侯虎行营。两边来报：“启老爷：二老爷已至辕门。”侯虎急传令：“请！”黑虎进营，上帐坐下。侯虎曰：“西伯侯姬昌好生可恶！今按兵不举，坐观成败。昨遣散宜生来下书，说苏护进女朝商，至今未见回报。贤弟被擒之后，吾日日差人打听，心甚不安。今得贤弟回来，不胜万千之喜！不知苏护果肯朝王谢罪？贤弟自彼处来，定知苏护端的，幸道其详。”黑虎厉声大叫曰：“长兄，想我兄弟二人，自始祖一脉，相传六世，俺兄弟系同胞一本，古语有言：‘一树之果，有酸有甜；一母之子，有愚有贤。’长兄，你听我说：苏护反商，你先领兵征伐，故此损折军兵。你在朝廷也是一镇大诸侯，你不与朝廷干些好事，专诱天子近于佞臣，故此天下人人怨恶你。五万之师总不如一纸之书，苏护已许进女朝王谢罪。你折兵损将，愧也不愧？辱我崇门。长兄，从今与你一别，我黑虎再不会你！两边的，把苏公子放了！”两边不敢违令，放了全忠，上帐谢黑虎曰：“叔父天恩，赦小侄再生，顶戴不尽。”崇黑虎曰：“贤侄可与令尊说，叫他速收拾朝王，毋得迟滞。我与上表，转达天子，以便你父子进朝谢罪。”全忠拜谢出营，上马回冀州。不题。崇黑虎怒发如雷，领了三千人马，上了金睛兽，自回曹州去了。

且言崇侯虎愧莫敢言，只得收拾人马，自回本国，具表请罪。不题。

单言苏全忠进了冀州，见了父母，彼此感慰毕。护曰：“姬伯前日来书，真是救我苏氏灭门之祸。此德此恩，何敢有忘！我儿，我想君臣之义至重，君叫臣死，不敢不死，我安敢惜一女，自取败亡哉。今只得将你妹子进往朝歌，面君赎罪。你可权镇冀川，不得生事扰民。我不日就回。”全忠拜领父言。苏护随进内，对夫人杨氏将“姬伯来书劝我朝王”一节细说一遍。夫人放声大哭。苏护再三安慰。夫人含泪言曰：“此女生来娇柔，恐不谙侍君之礼，反又惹事。”苏护曰：“这也没奈何，只得听之而已。”夫妻二人不觉伤感一夜。

次日，点三千人马，五百家将，整备毡军，令姐已梳妆起程。姐已闻令，泪下如雨，拜别母亲、长兄，婉转悲啼，百千娇媚，真如笼烟芍药，带雨梨花。子母怎生割舍。只见左右侍儿苦劝，夫人方哭进府中，小姐也含泪上车。兄全忠送至五里而回。苏护压后，保姐已前进。只见前面打两杆贵人旗旛，一路上饥餐渴饮，朝登紫陌，暮践红尘，过了些绿杨古道，红杏园林，见了些啼鸦唤春，杜鹃叫月。在路行程非止一两日，逢州过县，涉水登山。那日抵暮，已至恩州。只见恩州驿驿丞接见。护曰：“驿丞，收拾厅堂，安置贵人。”驿丞曰：“启老爷：此驿三年前出一妖精，以后凡有一应过往老爷，俱不在里面安歇。可请贵人权在行营安歇，庶保无虞。不知老爷尊意如何？”苏护大喝曰：“天子贵人，岂惧甚么邪魅。况有馆驿，安得停居行营之礼！快去打扫驿中厅堂住室，毋得迟误取罪！”驿丞忙叫众人打点厅堂内室，准备铺陈，注香洒扫，一色收拾停当，来请贵人。苏护将姐已安置在后面内室里，有五十名侍儿在左右奉侍。将三千人马俱在驿外边围绕；五百家将在馆驿门首屯札。苏护正在厅上坐着，点上蜡烛。苏护暗想：“方才驿丞言此处有